

禹州志卷二十五

識餘

志爲史之支流而叢談雜載又爲志之支流蓋不列大綱無以述志之要不分細目無以盡志之詳不采雜載叢談則又無以兼綜並包而使志事一無所漏也舊志有備遺一卷多有應入正文而未及采者緣其成書將竣不復重編今以其巨者改歸志中其有新加辨證及畸零紀錄無可歸類者則置入於此以方志非國史簡嚴之比故不得不寬爲收存然於怪妄猥褻無關體要之說則亦不敢及焉述識餘

舊志星野考云晉天文志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

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
宋之分野屬豫州帝王世紀亦云自軫至氐屬韓自底至尾屬
宋淮南子星部地名並與上同據三說則壽星專屬兗大火專
屬豫截不相紊而史記天官書謂宋鄭之墟候在歲星占於房
心是又鄭宋同候同占矣前漢地理志韓地角亢氐之分野其後

又云自東升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舊志失引

唐天文志洛邑衆山之東潁

水之間曰太昊之墟爲亢分則禹屬亢有明清類天文謂鈞及
新鄭之西偏皆周分也自柳困度至張十五度屬周漢天文志
則云柳星張周之分野今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緱氏而不
及陽翟密縣志韓北衛南柳東室西爲密密西東南屬柳七度

東西隅入室七度禹州居密南於度又似及柳夫星經成于周
末周興王畿千里其衰僅得河南七縣星經所云固自其時言
之然去禹之九州遠矣韓滅鄭漢地理志以韓爲充舉韓有者
悉用屬之而周封益削漢人去古尙邇所次國邑未應大謬然
去禹之九州抑又遠矣今執山川以考州邑執州邑以合象緯
豈惟史漢有失卽星經亦未全得顧古人立說必非無據豈一
州彈丸地爲鄭韓爲潁川疆域靡定言者各舉一隅耶然折衷
羣說則唐天文志載洛邑衆山之東潁水之間曰太昊之墟屬
亢此說尤長亢有四星去極八十一度在辰鄭之分五月昏中
十二月旦中九月旦在卯二月昏在卯四星凡九度乃日月之

中道其屬星有六曰大角曰折威曰左攝提曰右攝提曰陽門
曰頡頏云 按舊志之言如此蓋亦未有必然之論考周禮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所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國朝陸清獻公隴其志靈壽云分野之說賈公彥謂古者受封
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僧一行謂是山河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
相應論者往往疑其不同余以爲二說一也公彥言其流一行
推其源而已惟山河與雲漢旁之列宿相應故歲星在其地則
受封雖千百世皆如是占可也其言當矣近人咸寧縣志條例
引橋三石耀州志稱星野爲秦蜀所共一州三縣小不書其論
甚允一州二縣尙不書况一縣乎惟地平經緯恒以二百里差

一度咸寧縣之錯入他縣中者至三百餘里之遠晨昏晝夜皆有積差謹遵

欽定西域圖志載晷度例作縣境經緯圖而星野則從刪云禹志所載星野頗詳州人王聿修孫九同又皆有所增附今既未暇詳考晷度特錄原文并采二志之論以待訂定其說者焉

唐李泌因肅宗殺建寧復疑太子述章懷作黃臺瓜事其所言黃臺不知何指至禹州黃臺鎮乃是因黃霸鳳皇事東魏時分置黃臺縣因其名而後人顧附會章懷按新唐書本傳賢廢爲庶人後又徙巴州迫令自殺絕不及陽翟一語舊志以黃臺二字牽涉及之未免失考

河南通志凡例云古蹟務期典實可據如禹州新鄭縣有交印臺志云鄭武公爲卿士有功錫之卽綬築臺受之語甚俚鄭卽綬至秦時始有金印紫綬載在漢書百官表可考周代止用圭節何緣有交印之名乎按此條當見新鄭志以其時新鄭屬禹州故附載焉

舊志列八景城東曰東里春遊東北曰黃臺漫流南曰三峯曉靄西南曰九山暮靄西曰箕山落日西北曰潁水三翻北曰大隗層巒西郭外曰禁溝夜泉按八景之名最爲不典蓋始見於宋人圖畫之瀟湘八景而元明閒猥濫志乘皆因之無論其

邑有無必欲取盈其數甚且衍而爲十爲十二甚無謂也是以

通人多斥其說或畧而不載今姑錄舊名而并著其論於此
舊志載荀悅於文苑載褚澄於方伎按悅爲潁川潁陰人東漢
時潁陰爲今許州西南地當時實不隸陽翟且旣已載悅則自
荀淑以下至於兩晉諸人皆應收入其於載筆不亦繁乎至褚
氏之居陽翟考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漢元成閒有褚先生
名少孫裔孫重始居河南陽翟重裔孫招招孫碧始徙丹陽碧
生洽洽生衷二子歆熙歆生爽爽生傳之傳之生淵澄據是則
褚氏居丹陽者已六七世於陽翟渺不相干而相沿猶稱其祖
籍蓋不考證之誤今於文苑進褚亮而退荀悅於方伎登褚該
而去褚澄意各有所取耳

舊志載孫學正

用

正八事考云舊有石坊後經改用卽今文廟

西道冠古今是也適坊折孫興門人請視八士坊三字隱猶

存其八士姓名雖剗削尙可辨首書嘉靖壬辰冬巡方御史某

爲某科某人立

應

職

錄

文

補

考

神

後

列

三

科

中

式

凡

人

前

科

上止存一科字次科一名下止存一書字考鄉科以書名者止

戊子郭學書再次則辛卯下列五人魏尙綸王用賢李乘雲用

賢下存一純字尙綸弟尙純同榜中式是其人矣後一人止存

辰字下半體當爲彭震餘二人未能定也邵志謂其一爲史策

至丁酉科始中式今州人韓世彥云水碓河南一里許明嘉靖

丁酉進士趙佩墓其碑有八士之稱當卽其人

互見

碑

下

按

元

愷始於陶唐俊及興於炎漢士林嘉譽繫古有之然以世伯科第之榮而襲古人賢才之目此則有明以來陋習實不足以增重卿邦其亦存而不論可矣

杜少陵集有遠懷舍弟穎觀等詩云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云云蓋因其弟輩客荆豫而作但志乘之觀流寓必須實係名流方能附載若使少陵卜宅於此自當秉筆及之否則悠悠者流安足污簡牘乎此舊志不諳體例之故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一筆三錢如無錢亦與筆此條舊志列補釋按其所載於二氏皆無所與今故附之於此

宋嘉泰元年有張彥者四川臨邛人設千道會于州之萬壽

宮偶一貧婦敝衣攜一小兒携至會所手出二指乞曰可憐俺兩口兒彥曰三口兒待何如婦曰三口却是品字出門將確擲碎飛出一帖翰墨解明其詩曰鉛中養就藥通神汞裏丹砂不記春兩口分明重說破猶然不悟洞中寶趙之不見彥乃悟爲呂仙也按此事本不足存洞賓既非州人而舊志載之仙釋殊爲無謂又不言所出何書今姑存於卷末而辨之如此

建和申詔封梁龔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八五千萬

後漢書
梁龔傳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兩頭乳媪以爲怪摘去其一氣系分兩歧而出明年正月西行諸軍有

三峯之敗

元好問續夷堅志

呂居仁師友雜志記陽翟辛某前輩賢者蘇子容妻弟而失其名與字後見蘇魏公集有朝請郎辛君墓誌始知其名雍字化光有文執節行

以下闕陸友碑北雜志

趙淑人梅竹道人詩集後附聯對云日月明生一脈陽和大地廣子女好合千年陰騭子孫多上句固爲巧合而下句所見尤大得之婦人誠不易已

本集

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要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

營營乃可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智多敗我處其一而處其和
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莊子

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騷
乘張若譖朋前馬毘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
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朱得之通義以爲寓言按水經注黃帝登
具茨山升於洪隄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今其山在禹州北四
十里其下有軒轅洞大隗鎮在其北襄城在其南則莊子此言
亦不爲無據舊志之言如此按莊子固係寓言古蹟不妨存錄
至水經本出莊後正是述莊子之說豈可援後以証前乎

禹州窰舊名均窰按田藝蘅留青日札云均窰稍具諸色彩

太露器極大今河南新敗禹州其器有兔絲紋火醃青者博物

要覽云

蘇詳

均州窰有碌砂紅蔥翠青俗名鸚哥綠茄皮紫者

紅如胭脂青若蔥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爲上品
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爲記豬肝色火裏紅青綠錯雜若垂涎色
皆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色樣俗取鼻涕豬肝等名是可
笑耳此窰惟種菖蒲盆底佳甚他如坐燉爐合方瓶罐子俱是
黃沙泥坯故器質麤厚不佳近年新燒此窰皆宜興沙土爲骨
泐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耳方以智通雅云均州有五色
窰窰變則有之報國寺觀音像也洪洞劉吉士師陸云此窰變
像囊在都下曾一見之莊嚴妙好亦奇蹟也又云古鈞與均通

詩四錄 既鈞射禮左右鈞孟子鈞是人也皆同均義竊按均州
或疑爲 湖北之均今仕籍縉紳許州下有窰器一條蓋許舊爲
府禹屬之故也而襄陽下無之是在豫非荆明甚明萬歷三年
以避諱 故改名禹州其時鈞窰既不可改稱禹窰則避書作均
事屬可 補藝蘅書所載窰器載至正嘉閒而止考藝蘅爲萬歷

閒人觀

明詩綜
六十二

其爲避諱無疑劉氏之言信而有徵矣

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能賞因
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
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
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請

申子避舍請罪

自此以下皆本舊志畧如刪潤或附考證焉

韓昭侯搔而虞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已蚤蝨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也韓非子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雖舉羸也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蘇秦嘗說韓王曰韓地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月動焉利劍皆從韓出鄙諺曰太丈夫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奈何事秦耶韓王從其言

嵩山記云陽翟有婦人姓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背上出五歲卽入山學道成爲其母立開母祠

更始元年王莽遣太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註云潁川今洛州陽翟縣也

潘崇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鍾信非虛也

單公潔陽翟人恥言貧嘗有所親訪之留食饒慚於正名但曰啜少許雙弓

棗據字道彥潁川人棘子成之後也以避仇改爲棗仕晉爲山

陰令遷尚書左丞以文名

自孔六帖

趙季李欵陽翟大俠古詩云趙李相經過卽其人也觀
徐陵玉臺新咏序云潁川新市河澗觀津

潁川陳氏失其名號龍明子所著葆光錄無年月無前後見聞
奇異事卽旋書之因而成編

南北史荀濟舊潁川人與梁武帝微時有舊而帝素輕之濟乃
入北嘗言大丈夫須於楯鼻上磨墨作檄文

晉書杜預遺令言陽翟陘山有塚云是鄭大夫子產其隧道惟
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金玉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
必求水中自然石爲之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將來
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吾欲以儉自全耳